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畏廬文集·詩存·論文

林紓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畏廬文集

序

畏廬忠孝人也爲文出之血性光緒甲申之變有詩百餘首類少陵天寶亂離之作
逾年則盡焚之獨其所爲文頗秘惜然時時以爲不足藏摧落如秋葉余深用爲憾
乙未之秋余守興化延畏廬分校試卷居府治梅花詩境中經月旦夕論文稍檢其
行篋則所攜者詩禮二疏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柳文集及廣雅疏證而已畏廬
無書不讀謂古今文章歸宿者止此余不敢引畏廬之言斷天下文章之奇果止於
此也然竊觀畏廬每取篋中書沈酣求索如味醑酒則知畏廬之枕藉於是深矣時
文稿已有數十篇日汲汲焉索其疵謬時時若就焚者余奪付吏人令莊書成帙爲
之序其上曰畏廬文字強半愛國思親作也先輩論文首崇經術次則文字務求其
關係者雖以震川之學鈍翁之才尙有譏諂其文無大題目嗚呼語山必責秦岱語
水必言滄海則武夷匡廬不當涉足瀟湘鏡湖不容方舟矣畏廬不仕履歷詔令諸
門安能責無而爲有又生平惡考據煩碎夙著經說十餘篇自鄙其陳腐斥去不藏

稿中頗具各體獨經說及官中文字闕焉余雖宦閩中多領外郡弗能督責畏廬秘惜其稿今雖爲之敍不審後此能否刊以問世畏廬果念朋友之請者當出其忠孝血誠之文字以感動後進不宜重閉使此寶光不洩於人間也

年愚弟濰縣張億頓首拜敍

畏廬文集

目錄

析廉

題驂

續司馬文正保身說

湖之魚

西湖詩序

國朝文序

慎獨處公牘序 代岳州守鍾傑人作

金粟詩彙集序

郭蘭石先生增默庵遺集序 代

讀北史恩倖傳

書宋張溪長嶽記後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

答某公書

答周生書

與魏季渚太守書

出都與某侍御書

上郭春楡侍郎辭特科不赴書

送同年李奮會之官江右序

送林作舟作令陽山序

贈李拔可舍人序

贈林長民序

贈陳生序

送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序

送王肖泉先生之天津序

送濬園沈公改官嶺南詩序

贈伍昭辰太守序

送周松孫比部出宰如皋序

送嚴伯玉之巴黎序

贈趙仲宣員外序

送岑西林官保歸隱西湖序

送高梧州南歸序

程太宜人六十壽言

廣文周辛仲先生五十壽序

林迪臣先生壽序

滄趣先生六十壽序

薛則柯先生傳

謝秋溥傳

冷紅生傳

陳猴傳

鄭貞女傳

蕭貞女傳

孟孝子傳

趙聾子小傳

徐景顏傳

僮遂小傳

羅孝子事略

林明府政略

先妣事略

資政大夫贈內閣學士陳公行狀

贈光祿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壽富公行狀

高筠亭先生墓誌銘

外舅劉公墓誌銘

楊伯舍先生墓誌銘

陳德齋墓誌銘

李佛各員外墓誌銘

候選訓導李君繼室楊孀人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二品頂戴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署浙江按察使分巡金衢嚴道郭公墓

誌銘代

母弟秉耀權厝銘

子婦劉七娘壙銘

鄭氏女墓誌名

釣壙銘

劉明恭壙磚銘

叔父靜庵公墳前石表辭

陳喜人先生墓表

金台話別圖記

林迪臣太守孤山補梅記

重修宋輔文侯牛公墓記代

謁外大母鄭太孺人墓記

大學堂師範畢業生紀別圖記

尊疑譯書圖記

江亭餞別圖記

秋槩夜課圖記

梅花詩境記

謝枚如先生賭茶山莊記

浩然堂記

畏廬記

蒼霞精舍後軒記

再媿軒記

聽水第二齋記

遊方廣巖記

遊樓霞紫雲洞記

記雲樓

記九溪十八澗

記超山梅花

遊西溪記

記花塢

湖心泛月記

記水樂洞

記西安縣知縣吳公德滿全家被難事

書楊孝子誅仇事

書顏屠之婦

書葫蘆丐

書鄭翁

府君佩刀銘

先母陳太宜人玉環銘

賈誼董仲舒劉向贊各一首並序

告王薇菴文

祭陳氏姊文

告周辛仲先生文

祭宗室壽伯蒯太史文

祭故太常袁爽秋先生文

公祭潘烈士文代

祭高梧州文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侍郎福建提督學政叔眉沈公諱

王楨臣先生哀辭

李佛客員外哀辭

亡室劉孺人哀辭

畏廬文集

閩縣林紆著

析廉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盡官也六計尙廉漢法吏坐贓者皆不得爲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當官憂君國之憂不憂其身家之憂甯靜澹泊斯名真廉若夫任氣以右黨積偏以斷國督下以誘過劫上以遷權行固以遂禍挑敵以市武朘民以佐慾屏忠以文昏其人日怖然自直其直以爲廉夫公孫宏盧杞之廉豈後歟君子不名之廉者國賊也賊幸以廉自冒劫君絕民覆國惡可因其冒廉而寬之矧若人者吾又安知其不外穢覈而內梁肉也貪財爲貪貪權貪勢尤貪權勢所極貨由之入官屬者懾之矣國人者懾之矣暮夜之事卽知而誰言之雖其人盛言黷財而餉之財者猶將飾之曰義矧起居酬應廉不去口又惡敢不歸之以廉嗚呼載金帛而卽豺虎甯舍人而取金帛乎則亦將謂豺虎爲廉乎然則劫君絕民覆國之廉直豺虎耳吾恐無識方以豺虎爲廉故取而析之

黜驕

盛生驕驕生闇闇生決驕闇之人而護之以決授之柄者必無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勢未成而敗商鞅明勢而不明禍既成亦敗安石學遠商鞅術勝然肥秦而秦甘其誅富宋而宋倖其去驕其學術顯違於人情也以王商而違人情猶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愚聾天下悉就吾闇得乎明者之行決事後或有所冀闇者之行決莫冀矣富貴者無勳業可也求勳業以固吾富貴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愆者言義必工淺謀者論事易動以其術貢之驕闇猶試火於枯骨沃盥於溼壤也國無政而令驕闇者得行其志吾屬虜矣

續司馬文正保身說

清議者亡國之哀吹而小人矢端之鵠俎上之馘也夫人非其所甚恨而鵠之馘之雖盜蹠不爲至抉籜發覆探索幽隱小人乃無幸而悉其毒矣伏弄之盜手白刃決人脰而取其貨者其初無必殺人之心一號而救者醫至則必殺之以止救清議者

其善號而取殺者歟天下鳴其冤而宮中不知臺諫爭其命而執法不赦獄哭市奠
哀感行路而嗟若無覩焉何所讐而至是也抉藩而墮其匿發覆而爪其潰索幽隱
而踐其蛇虺之宅求逃所噬不可得矣彼養鋒而不試斂智而不發時有所不利勢
有所不可也危吾言張吾氣盛吾黨前顛而後踵既振而復踣以萬金之軀市一字
之史無救於國徒戮其身此何爲者嗚乎此李杜之所以亡郭申之所以存也夫一
往無前利害不計似郭申易而李杜難善刀而藏不爲苟試則又郭申難而李杜易
有人夜行經江村乘北風而吟甫出口羣獒奪門而啤擲石而投獒來益衆夫一人
之吟而獒如是苟聯袂而行倡和相屬必有愈怪而愈厲者況又擲石以投擲其怒
而使之必噬乎高顧之講學何罪於崔魏陳吳之結社何仇於馬阮而必髡之鉗之
岸之獄之頹之醢之然則處東漢之時居李杜之位以待羣小者如何而可曰志
在討賊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討賊權不屬焉不可權屬矣而不得其時據其勢尤不
可郭申智者故儵然而行而文正者實有鑒於元祐諸公逆知有章蔡之禍作爲是

說以自警嗚乎吾續是說吾知所以爲郭泰與申屠蟠矣

湖之魚

林子啜茗於湖濱之肆叢柳蔽窗湖水皆黯碧若染小魚百數來會其下戲嚼豆脯唾之羣魚爭喋然隨喋隨逝繼而存者三四魚焉再唾之墜綴葑草之上不食矣始謂魚之逝者皆飽也尋丈之外水紋攢動爭喋他物如故余方悟釣者之將下鉤必先投食以引之魚圖食而並吞鉤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將有鉤矣然則名利之藪獨無鉤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時而去之其能脫鉤而逝者幾何也

西湖詩序

東南山水秀媚至杭州西湖而極余甫能讀書卽聞長老言所謂杭州西湖者道咸之間海內多事緒寇蹂躪浙中我太傅左文襄公轉戰於金衢嚴之間兩浙以次收復人民亦漸有甯宇二十餘年以來西湖樓觀臺榭亦以次修治於兵火之後浸復其舊光緒壬辰余歸自京師取道滬上舟行二日至杭州留湖上六日全湖之勝已

攬其大略因太息錢氏之經營舉全境授之趙宋宋氏子孫因錢氏之舊以立國溺情於富麗之地劃淮以守海泗唐鄧至不能有盡淪之於金爲可悲也方乾道初政和議再成河南腹地易爲邊徼吾讀樓攻媿北行日錄言中原人民思宋日甚金人所部簽軍遇宋師皆不盡力金人至輦中土財貨窟於上都吾思金人之心固日患宋氏子孫之不忘中原也而杭京士大夫日逍遙於湖山之上宸遊數出觴詠相屬苟獲敵人一日之見縱若足以畢吾君臣一日經國之事者已嗚呼南渡以一百餘郡之事力乃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泛散無統其不能一力於國家之事固不宜哉今宋氏子孫零落訖無在者而湖上樓觀臺榭之存或仍宋氏舊名以成其勝余觀其富麗柔媚若甚宜於裙屐羅綺之游觀乃當日欲責宋人以復仇盡敵之事其習而戾其用亦甚矣余甚感於宋氏之陳迹每至必皆有詩積六日得二十首多悲涼愴楚之音不序而存之後之人亦無由知余蓋有感於宋氏而發也

國朝文序

世之治古文者初若博通淹貫即可名爲成就顧本朝考訂諸家林立而咸有文集陸離光怪炫乎時人之目而終未有尊之爲真能古文者則擗擗之家第侈其淫麗於道莫適也質言之古文惟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彌臻於無窮若分割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爲此爲彼使讀者炫惑其目力莫知其從則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矣雖然獲理適道亦不惟多讀書廣閱歷而然尤當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學言之始衷於理且與道合乃經生之文樸往往流入於枯淡史家之文則又驟突恣肆無復規檢二者均不足以明道惟積理養氣偶成一篇類若不得已者不惟唾棄凡近蓋於未言之先審慎夷猶內度其言之果足以名世與否而後始爲之辭而文之經一時又削其繁而歸於簡去其靡而衷之正凡始著筆而立見爲快意者則久久未有不悔者也古人之慎重其事亦以立言之效次於立德良未可脫手而冒爲之必意在言先修其辭而峻其防外質而中膏聲希而趣永則庶乎其近矣紆固未之逮也吾友張菊生高嘯桐夢且昆季以書屬予選國朝文且命之曰必簡必

精是二又予眼力所萬萬莫至者家貧既莫可得書第就所聞見者稍取而批點之寥寥不過十餘家爲文又但若干篇皆人人所熟讀宜若不足以表異不知此正余之不敢求異者也 國朝之具大力者僅此十餘家若盡舍去之別爲探索幽隱則是屏常人之饒膳而撫取犴獐之食以爲食又甞爲知味者此敢以質之海內立言之君子

慎獨處公牘序

代岳州守鍾傑人作

太守聞之於古曰賞罰不在必重而在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怠甚歎古人之良於官也天下之大民格於方隅而殊其習守令初至持故事抱成法自以爲不悖於前吏之所爲斯無所枘鑿而積弊之府終始不復可得雋偉之士遂欲軼去成法行威以繩欲懸格以約衆不責於身而務獲於民久則大潰而不可救遂亦逸巡自束而歸於成法之內則一老吏足以躡其後矣此不明治體而務求治之過也不明治體而務求治雖勞不效雖靖必擾太守既蒞岳苦岳民之貧而

難束以禮富者之罔利而媒怨且士氣日以不振輾轉慚作莫審爲計夫岳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襄之會全楚之要膺古稱人性悍直俗尙行義苟得君子以蒞之尙非難治願太守行薄能鮮殊無以對吾岳民耳雖然岳民視太守習似太守非能病岳民者太守雖不良於治一日處岳當思一日有以報岳民之習太守也故凡捕盜設團講藝籌賑救生卹嫠平糶濟防以及修葺講舍增置膏伙咸以次舉辦貌爲縝密實則恆人之所能行者太守不過致其必行而已又未嘗威繩格約遠去人情務求其必逞此太守之心岳民之所能鑒者耳夫官無數歲不遷而吏則累世相踵凡有便於民咸猾吏之所病往往抽匿故牒舞能翫法積贖如海莫可迹詰太守患一時苦心久久淪於胥吏之手爲可惜因輯蒞事以來公牘聚而繕之釐爲二卷梓行於時顏曰慎獨處公牘以府治堂額舊有是名太守仍之耳太守旣無奇才異能濫叨 國恩躋於漢秩之二千石獨以能行恆人之所行者遂以爲名乎夫不欲以一時苦心淪於胥吏之手太守固言之矣是書之刻亦欲岳士藏之他日以進後守

之賢者以匡舊守之不逮或損或益不於岳政大有賴耶是爲序

金粟詩龕集序

天下文章之美非有所倖得也必其周歷世事詳覽變故洞窺乎詩書之源遊覽乎著作之庭而後發而爲辭乃非委巷者之言淵乎鑠乎始成爲至文然其間之幸而存廣而傳又若有鬼神護持於蒙昧必使作者之光氣無所漫滅若珠之不秘於川玉之不匿於璞焉唐之李杜王孟皆屢歷兵燹詩仍流傳人間不能不謂鬼神之無功吾鄉當嘉道間陳葦仁太史爲老師大儒持倡閩詩同時張松寥林蕲溪鄭修樓許秋史諸先生造懷指事各出其磊落慨慷之氣一時旗鼓張於東南而南臺翁蕙卿先生方以諸生伏處林麓詩名蔚然與諸先生追逐時候官林文忠公李蘭卿觀察咸家居得先生詩命駕訪之茅茨之下一時驚歎二公爲能下士而先生亦未嘗以事干二公也先生晚年於詩益邃雖以松寥之豪恣不可一世而先生未嘗自屈先生初師青蓮間出以昌谷之淒豔近世拘於格調與務爲澀體者頗引爲病然吾

鄉歐齋林公詩雄一時於先生則盛加推引先生遺詩手定爲金粟如來詩龕集四卷藏之歐齋光緒某年歐齋火先生之稿亦從而燼焉余太息痛憤於先生之詩之不傳又以造化之心與詩人乃多所齟齬也尋晤先生從孫仙孫上舍亟問先生副本存否時魏禎甫芝芳司馬在座則先生之從子壻亦趣問上舍上舍始出先生手定全稿余躍起座間讀盡卷餘始釋司馬言與先生有舊恩請出資刊之余爲校讐自丁酉訖戊戌竣其間詩次畧有顛倒者以稿出先生手定不敢僭易悉仍其舊嗚乎先生不仕於朝而姓名又不出里閭迺徑寸之稿幾復不能自存吾意天阨詩人既挫其身當終昌其詩已而果得諸上舍家又有禎甫爲劄劂先生之詩其果存矣而吾不知世之抱幽墜潛均得有上舍司馬其人否是又詩人之不易爲也

郭蘭石先生增默庵遺集序 代

詩之有性情境地猶山水之各擅其勝滄海曠渺不能疾其不爲瀟湘洞庭也秦岱雄深不能疾其不爲武彝匡廬也漢之曹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於

一代之間不相沿襲
黨流極末有不衰者
必不能至者耳天下
非謂格律卽性情也
乎開元大厯旣發
已時彥務以西江
頭蠹服亦自目爲
澀體吾未見其能
弗能入妄庸者乃
上矣閩中文人在
時間亦爲詩清麗
序見屬顧余困於

適不因人爲贗體因本所見書以還之

讀北史恩倖傳

吾讀此傳至韓鳳薛榮宗事既駭且笑鳳系出昌黎非高歡種人乃冒爲歡種斥漢人曰漢狗薛榮宗因周師進逼乃愚後主謂發遣已死之斛律明月將鬼兵居前謬妄離奇而齊廷信之終以亡國蓋朝士無恥舉國腥臊黑如陰霾陸令萱訂乎中宮和士開穆提婆高阿那肱佐之執政祖孝徵稍知書然竊賊耳崔季舒諸人旣死鳳手朝士愈屏息懾伏正鳳等得志之時也鳳計北俗重種人非挫漢士無以自別國存則屈志者不過高穆數人國亡首先迎降漢人亦無足難我故恣其驕戾雖被天下之怨實無所恤齊廷蔽於羣小之言眼前成敗之理如障厚幕迨寇集國危眩惑無主於是薛榮宗之言始入夫身挾國衆乃託鬼自輔冀以陰掙強敵此速亡之道度鳳輩必相警以神而信之甘諂者害明據樂者諱禍貪生者忘醜齊廷上下備之矣雖無識者猶知其不國也哀哉

書宋張渙良嶽記後

土木者天下不祥之物人君而好土木天下之尤不祥者也良嶽之築其始因京城東北隅用形家言培其岡阜以廣皇嗣乃不數年間忽幻爲穹谷湛巖廣嶺修棧尋丈之石高表羣山之巔下濬景龍之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夫因原爲山鑿地而成長江不窮天下之力功且莫就况靈壁太湖之石尤必越海跨江鑿城墮郭而至帝甯不知其擾觀禁戢諸道貢獻而獨許朱勔蔡攸亦謂役人寡而取數微不至騷動天下詎知朱蔡之力固能驅役天下之羣小人夷人之社燔人之廟然後已害不止於鑿城墮郭也徽宗身處瑤軒玉堂之中虔祠九華玉真之神雖以花石動民固不能以萬姓之危易吾一身之安富人冬月襲貂據爐而行炙告以門外有困死於雪者甯卽爲動矧左右之人萬萬無敢以斯言進者彼惟日視機務爲苦厭倦之形見覺於羣小乃合謀詭導以林壑養生之樂幅巾單衣徜徉於深林迴溪其視機務之勞爲有間矣上天置君以牧民乃日放縱於山水不以民事爲急天怒已復難追矧

又疲天下之力構山水於平陸之上其召不祥決矣張湜此記不盡出於己之聞見一收徽廟御製記一取蜀僧祖秀記合而成篇徽廟記但敘游衍之樂而秀記則兼述亂離湜不加褒貶而義見焉嗚呼汴州不有金人之變禁苑森邃祖秀何由入覲此蓋天警有宋特假秀筆以道其盛衰使君人知所鑒戒吁可畏甚矣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

吳人之婦有綺其衣者衣數十襲屆時而易之而特居於盜鄉盜涎而婦弗覺猶曰炫其華縵於叢莽之下盜遂殺而取之盜不足論而吾甚怪此婦知綺其衣而不知所以置其身夫使託身於薦紳之家健者門焉嚴扃深居盜惡得取惟其瀕盜居而復炫其裝此其所以死耳天下有才之士不猶吳婦之綺其衣乎託非其人則與盜鄰盜貪利而嗜殺故炫能於亂邦匪有全者杜襲喻繁欽曰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欽卒用其言以免於劉表之禍嗚乎襲可謂善藏矣欽亦可謂善聽矣不爾吾未見其不爲吳婦也

答某公書

伏聞大帥以精卒數千躡敵於滬尾之礮臺坡執事所部張李成軍五百裸袒咆勃直犯敵陣敵大創而退獲其巨酋帥方偉公之功而提督某害公能至用陵詆幸卒見直於帥厚加賞接毗佐營務至慰至慰天下勳烈所在積忌者亦與之終始非甚銳退容隱實無以自善其後執事周閱世事當能辨之幕府之要原以用才爲極策顧文章之士動多夸誕如紆之類是爾矧紆之所長又未必足名爲文章者執事竟欲歲糜千金辟爲參佐竊以執事爲過聽紆年十八卽侍先君於臺灣童幼不自尅勉迴念宿慙沮萬態固不足以益執事也乃欲辟致舊時無識少年引據戎幕無論非紆所料卽執事迴念紆童騃之狀亦必以進紆爲過舉矣老母明年六十近視紆益驕貴若乳下之子每應禮部試如甚不得已而遣之請留不可行復懷悔深念親意如此豈忍割棄可戀之日冒沾尸素之祿以遽遠老母執事倘爲紆憐必不忍以先君交誼之故強致紆於幕下且紆非自省之明戀母之切亦斷不忍以先君交

誼之故峻却執事季父在臺晤及執事必能致紆誠款方命之咎死罪死罪

答周生書

惠書獎借過力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推僕爲古之義士傳聞失實此則僕所慙悚不敢遽受必宜辨白者也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戚非兄弟分則路人而古人於憂危喪亡之交冒死捍衛頗以爲過及僕身被家難學業不立朝夜震局莫省爲計則存問誘掖摩勵磋切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今果大享其利也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游處二十餘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先生處之夷然視兄嫂加篤僕窺察其意咸出至誠因愈加推重先生亦蓄我如季弟學問一事匡獎尤力先生既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僕侍不負死友之諾其子元龍依僕十年已入邑庠頗以詩筆驚其長老距薇庵死之數歲林述菴亦被疫死於烏籠道院僕奔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爲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其詩筆雄警不如元龍之通峭僕時時

告以詩不足爲當求有用之學造儒者之道僕之所以爲此者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卽彼二君審僕貧薄亦未料僕之爲能教養其子也僕之爲教爲養並爲元龍娶婦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於此究皆五倫中之常事僕習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爲僕奇之何也且僕尤有懼者設彼二子驕荒敗德與僕爲難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委諸氣數而已此外尙有何術推之中興勳臣力造區夏苟無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絕大勳業故君子任事能歸功於天不惟無禍亦以養德矧僕纖介之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愛我遂有逾量之譽故不敢不辨暑盛伏唯珍衛不備

與魏季渚太守書

紆南歸計執事當北來四月十四日維舟紫竹林冀得一遇嘯桐往省其戚羅公云執事少駐旅順紆自度不能更待遂南下而心甚念執事所制鐵艦北軍曾否中程而又傷人之多言剛者之易折皎者之易污也中夜浩歎快快如有所失方今小人

之多任事之難在古實無可比例蓋上有積疑之心下多分功之思有積疑之心則庸寸之失足累乎全局有分功之思則缺望之事彌甚於仇讎故凡語言酬應精神稍不相屬引憾已足刺骨況又忼爽質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於執事必欲求逞者也執事此行短執事於新帥者甚夥紆策執事必坦然自信然執事亦聞鄭袖之短楚美人乎美人自多其貌其受禍乃不在貌而在於掩鼻今彼人亦以掩鼻短執事者執事安能必新帥之弗聽王君之事獄連裴少卿惡王君少卿且所不惜矧於執事有先入之言乎爲執事計不當南歸當於北軍擇一善地處之勿見才勿任氣苟有報國之事以誠懇雍容出之古來志節廉介之士至有不能成大事者以盡人知其爲志節廉介也幹濟之士先求韜匿願執事留意焉

出都與其侍御書

海隅伏聞清風咸以敢言期許執事比來都下執事適糾察京畿詢之同鄉官京朝者又咸以執事爲敢言也屬者德人襲我膠州兵氛流及卽墨震驚 聖廟此人心